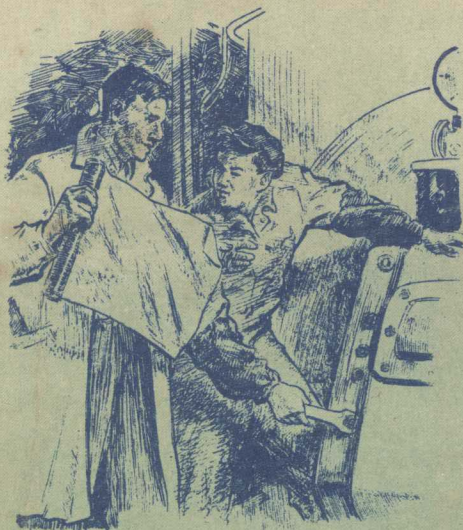




戰勝時間的人們

蘇 鷹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戰勝時間的人們

蘇 應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漢口

內 容 簡 介

這是反映某重點工業建設基地的特寫集。內容從工人生產、生活多方面描繪『從事基本建設的工人們，怎樣以高度的勞動熱情克服困難，鑽研技術，虛心學習』；同時也表現了他們樂觀的情緒和活躍的生活。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們爲了祖國的建設，是在爭取每分每秒的時間，希望把祖國早日推向社會主義社會。

戰勝時間的人們

蘇 鷹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

書號 011 • 787×1092 $\frac{1}{16}$ 開 • 3 $\frac{1}{2}$ 印張 • 54,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4,600

目錄

『我們要和時間賽跑』	(一)
老劉尋寶	(九)
友誼	(三三)
一個老實人的故事	(四六)
朋友倆	(六三)
老電焊工	(八二)
後記	(九七)

「我們要和時間賽跑」

一到工地，就有很多人向我介紹他。總工程師以讚嘆的口吻談到過他，工地主任作為自己的驕傲一再提起過他；連記者們動委會會他的時候，眼中都放射出一片異彩；這使我在還未見到他之前就已經對他有了極其強烈的印象。這些愈來愈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腦海中逐漸形成了一個人影，那麼高大，那麼堅強。

現在當工地主任與我相識地把他介紹給我的時候，却出乎意料，他並沒有以前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低矮的個子，瘦瘦的身軀，一張年輕的面龐上還透出一股青年人的氣息。到工人時所常有的那種不大好意思的表情。

但是正因為工主任在共同的學識中互相熟悉了一夜不再因為他和我主觀想像的不同而感到奇怪，他面龐上也顯然恢復了尋常的平靜，開始用他那廣東口音生硬地過客嗎語滔滔不絕地談了起來。

雖然他不大善於辭令，但他談話的內容却極其生動。可惜我的筆太拙劣了，不能

把他所談的那樣動人的故事全部記載下來。

下面就是他所談的。

『你問我關於報紙上登載的那件事麼？這真是太平常了。嗯，記者們要我談過好幾次了。你知道，在每一次談的時候，我都非常不安。在我們的基本建設中，我就像那腳手架上的一塊板子，或者是機器上的一顆小螺絲釘，跟別的工人一樣，盡了自己的一點點力量，而且我作得還很不够。但是，工地獎勵我，報紙表揚我，我……唉，你叫我怎麼說呢？』

『我想，還是把你問我的那件事先撇開，我們從頭談起吧！』

『我原來在廣州一個規模很大的電廠——噢，噢，這個「規模很大」當然是就從前說的，現在，我經歷了這麼多從前我連想都沒想到過的事情，我可真不敢再這麼說了。』

『我是從一九五〇年進廠當學工的。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那時我做的是電機的檢修工作。我記的很清楚，二月十五日的上午，我正在機器旁邊工作着。有一個通訊員來喊我了。』

「小康！黨委書記和廠長叫你！」

「他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不是找我吧？」我懷疑地問。

「是找你！」通訊員的口氣很堅定。

「有了什麼事兒了嗎？」我一面往廠長辦公室走着，一面心裏嘀咕着。雖然黨委書記和廠長經常到我們車間去，平時也經常和我們在一起打球，甚至還經常和我們開個玩笑，但是這次單獨找我去，我却有些心慌了。到了門口，我猶猶豫豫，想進又不想進。忽然聽見喊了：「小康，進來呀！」

「那是廠長的聲音，仍像平常那樣和藹、那樣親切。這一聲喊可給我壯了胆，就逕直走進去了。」

「廠長在寫字台前坐着，黨委書記就站在他旁邊。廠長見我進去，滿臉堆着笑對我說：「送你去學習你願意吧？」

「黨委書記望望廠長，也笑着對我說：「咱們廠裏只能去一個人，這可是求之不得的事兒呢。」

「去學習哪有不願意，到哪裏學習？團校麼？」我這樣問了之後，馬上又想

到：看，我不是才從團校學習回來的麼？

「廠長說：『不是團校，也不在本市，』他臉上還是掛着笑。」

「他說了，黨委書記又接上了腔：『去學習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東西。』」

「他倆這一問一接，可把我給弄糊塗了。他倆只是你看我我看你的那樣微笑。」

嘿，我突然從他們的「笑」上看出來好像裏邊隱藏着什麼「謎」，這種「謎」，過去在我父親——嗯，你大概不知道，他是個碼頭工人，解放前給什麼外國公司掘貨壓得吐血累死的——和我母親的臉上出現過，那是在他們要有什麼好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才會有的。往這裏一想，我的心忽然跳動起來。

「『不管天邊地沿，我都去。』」

「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很帶勁，這一來，把他倆都逗笑了。」

「第二天，我就啓身了。還沒有把謎底揭出來，只是要我先到中南電業局報到。」

「在路上，你知道我是個什麼心情哇？就像是去參軍，真是，不知怎麼就從我心底裏忽然湧出了這兩個字——『參軍』。你知道，雖然我那年二十一歲了，但我從來還沒離開過廣州，沒離開過海濱。這次可就不一样了。順着粵漢路往北，火車一會兒在高大的山嶺中鑽出來鑽進去，一會兒又在望不到邊兒的平原上飛奔，風味真是不同。」

可是，當後來我從漢口又到北京電業總局去報到的時候，才真看到了另一番天地；北方儘是大塊大塊的土地，蓋滿了一層綠油油的麥苗，春天了，還是那麼冷颼颼的。我——一個年輕的工人，第一次看到這樣廣闊的天地，耳朵裏還時時響着黨委書記的那句話：「去學習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東西」，再加上平常在學習中就早已知道的「大建設」，哈，你想，我還有不興奮的麼。「參軍」的感覺就是從這種興奮中冒出來的。

『到了漢口，「參軍」的就不只我一個人了，人還不少呢：有年輕的工程師，有熟練的技術員，有才從學校裏出來的大學生，有搞了幾十年電氣的老師傅，也有像我這樣的青年工人。我們五十多個人，就組成了一支隊伍，一支學習隊伍，——以後我才知道，還有第二批、第三批……都是去學習那「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東西」呀！

『這個謎直至到了北京以後才揭開。那時我們才知道，東北撫順正在建設一個全部蘇聯裝備的自動化大電廠，有很多蘇聯專家幫助我們施工，我們就是到那裏跟這些蘇聯老師們學習那「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東西」的。我，不，我們全體，喜歡得跳了起來。我們喜歡得互相慶賀，到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偷偷地自己給自己作了保

證：一定要學習好，一定要學習好。

『剛到撫順時，我們好不習慣呀！你知道，四面八方全國各地都有像中南這樣的學習隊伍開去：西北、華北、華東、兩南、……數不清的人住在一個上下四層的大紅樓裏，人太多了，吃飯要排成很長很長的隊伍還得等很久很久。這且不說。那地方的天氣也真奇怪，太陽像個怕人的大姑娘，整天見不着面。這可不是說那裏常常天陰下雨，不是的。工廠太多了，天空整天籠罩着一層烟霧。大家都覺得好像是掉到蒸籠一樣，覺得悶的慌。有次，我們爬到南山上一望，嘿，市面上空簡直像是懸着厚厚的紗幕。你不知道，我當時真想一把把它揭掉，好好呼吸呼吸。』

『可是這種感覺却很快就過去了。工程進入了緊張階段，那個場面可從來沒見過呀。工地上十萬多人，使用着幾百部機器：拉東西的拖拉機，吊東西的起重機，混凝土攪拌機……有一次，我們在主廠房大樓裏看起吊鋼架，小紅旗一擺，十幾部捲揚機一齊開動，嗡嗡嗡嗡吼成一片，我們喜的直拍手：「機械化！機械化！」一到晚上，才熱鬧哪，好像是烟火大會，這裏，那裏，到處在閃耀着青藍色的電焊火花，刺人眼睛，——就是刺眼也想多看看。哈，別說我，那些各處去的工程師們，那些安裝過許多電機的老師傅們，誰不是口裏嘖嘖着直搓手。過去安裝工程，那裏見過這種局面呵！

『開始安裝機器了，把我們分到各個部門去，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我呢，因為過去做過電機工作，就分配到汽機工地去了。』

『負責指導汽機安裝的蘇聯專家是吉達連科同志。有人說蘇聯是把他們最好的專家選派到中國來的，那可一點也不假。就拿這位吉達連科專家來說吧，是五十多歲頭髮都斑白的人了，在蘇聯很有威望，據說撫順安裝的那些「世界上第一流的」巨大汽輪機，都是他在本國親手設計的出品呢。』

『吉達連科專家首先給我們講解機器構造和圖紙。叫我說，那不是機器，那簡直是有感覺的活東西。你看，當用電多的時候，那進入汽機的蒸汽就會自動增加，用電少的時候，又會自動減少；任何一部水泵或者油泵壞了，立刻就有另一部自動來接班；機器發生了故障，不但它會馬上自動停止，而且就在這一剎那，嘿，警報器也響了，紅色信號燈也亮了，清清楚楚地指示給你什麼地方出了事兒了，叫你趕快去修理。你看這不活像是長了眼睛和嘴巴麼？我們所有參加學習的人，想都想不到還會有這樣的機器呢。你不知道，這對我們，不是在聽技術課，就像是在聽人朗誦一篇十分美麗動人的小說，簡直使人入迷了。大家瞪着大眼，直伸舌頭。』

『困難跟喜歡好像總是分不開家。像這樣高度自動化的機器，自然需要高度科學

技術囉。你知道，這機器的一部分就有百十張圖紙，而我們，大多數在過去連普通的圖紙都沒見過，學習這些複雜的蘇聯圖紙，還有個不困難的麼？

『可是蘇聯專家却一個勁兒鼓勵我們。吉達連科專家對我們說：「我們臨來中國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曾對我們說過：要把我們最好的科學技術毫無保留地全教給中國朋友。我很了解同志們的困難，可是大家只要有毅力、有恒心，我保證一定可以學好。」』

『好，學就學吧。大家白天聽課，晚上看圖紙翻書。我的文化程度不夠，有些複雜的算式看不懂。你不知道，最初學那些洋文字的算式使我作多大難，我一組一組地把它們記下來，記到紙上，記到本子上，記到心裏。我常常心裏想，這就是那「世界上最新最好的東西」裏面的，我們非學會它不可。於是我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常常連覺都不敢睡，夜深了，實在瞌睡的受不住，我就用手敲自己的頭。再就是用冷水澆頭來解瞌睡。』

『當然更重要的是向蘇聯專家學習操作啦。我準備了四五個日記本，上班就都帶上，口袋裏、褲兜裏，都填得滿滿的，爲的是要分類把專家的每次講解都能够隨時記下來。晚上回去，就把當天記下來的東西複習上兩三遍。所以，當專家叫我照他作過的動作實習的時候，他總是用滿意的眼光看着我，說我作得準確。』

『我們就這樣在東北跟着蘇聯專家學習了一年。我說這不是一年，這是足足十年甚至幾十年。這可不僅僅是我這樣說，你問問去的那些工程師和老師傅，他們可都是這麼說。』

『當我們回到北京的時候，就接到了中南電業局的來電，不讓我們回原來單位，也不讓我們回武漢，却叫我們一直到鄭州。你猜怎麼着，原來在鄭州也要建設像在撫順那樣的全套蘇聯設備的自動化電廠。哈，我們這夥人喜歡得不知怎麼好了。』「大建設！」我們那些人可談開了：「這不就是走向工業化的開端麼。」我們就這樣又從東北回到中南來「建設」來了。

『你知道，我這時的心情就又不一样了。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從鄭州到現在這個工地來的時候，正是在一個冬天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迎面是一陣陣的北風，汽車顛簸得厲害——那時還沒有這條一直通到工地門口的幾十里地長的石子兒公路哪，這是以後四鄉農民用短短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修起來的，嘿，一聽說要在這裏建設大電廠，農民當時的修路熱情可真高，夜裏還燃着火把幹呢。——看到那樣的情景我真感覺到我們是在「進軍」，在寒星閃閃的冬夜裏，我們在向荒野進軍、向工業化進軍。你不知道，那真叫人興奮得要手舞足蹈起來。』

「現在你看工地上怪吸引人的，主廠房的高樓，十幾丈高，機器開動着，送出強大的電流，晚上站在高處一望，好像是把天河的星星撒到地上來了，明晃晃如同白晝。但是我們來的那時候可不是這樣呢。住的是四面透風的小蓆棚，點的是隨風搖動的小油燈。可是心裏却多麼痛快呵。」我們現在住在蓆棚裏點小油燈，「我心裏想：『爲的却是要創造千萬人所需要的光明與幸福。』」

「隨着工程的進展，不久，大批蘇聯專家也到這裏來了。真湊巧，你猜到這裏來負責指導汽機安裝的專家是誰？哈，原來仍是我們在那位老師——吉達連科呀！你說見面還有不高興的麼？他一把抓住我，緊緊地抱在他懷裏，半天不放，使我連氣兒都出不來了。」

「你寫累了麼？不休息麼？好，那麼，下面就要講到你和記者們一再要我講的那件事了。」

「唉，其實，又有什麼好講的呢？」

「那是開始安裝汽輪機以後的事。」

「正當要進入機器安裝的時候，一天，專家把我找了去。」

「『就要正式安裝汽機了。』他說。」

『是的，我們正在做準備工作呢。』

『不僅要你做準備工作，還要你正式安裝，』老專家說的時候，臉上露出疲乏的笑容：『我已經跟總工程師和工地主任都講過了，汽輪機的汽封間隙和軸封間隙，都由你來測量和安裝。』

『我測我裝？』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了。啊，同志，也許你還不了解這是一件什麼樣的工作。一個個汽封間隙，比頭髮還要細，而將來汽輪轉動起來的時候，它的速度又比從槍膛裏發射出去的子彈還要快。像這樣需要極精密的科學技術的工作，在東北時，都是由專家親自來作的。現在要叫我來作，你想，我怎麼能够不緊張呢？

『老專家大概看出了我那種胆怯的神情。他拉住我坐在他的身邊，就像一位和藹的老父親一樣，握住我的手對我說：『我了解你的學習和工作的情形，你一定可以勝任的。要知道，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個長期的工作，以後像這樣的新式電廠，到處都要興建。第一個，有我們參加，第二個，也有我們參加，第三個，即令說也有我們參加，但是以後呢，總得自己動手的呀！不要害怕，把過去我講的東西再好好看一看。有不清楚的地方，隨時問我。別忘了，有我給你撐腰哩。』』

『工作就這樣大體上算確定了。』

『於是，我把過去的日記本，講義，都翻了出來，對照着大堆大堆的圖紙，仔仔細細地看，反來覆去地看。那幾天，我可真緊張，我想第一次臨陣以前的士兵大概也就是那樣的吧，甚至可以聽見自己的骨節吱吱發響。也就是在那幾天裏，不知怎麼了，我常常在休息的時候想起過去。我回想起我父親累死之後的那些苦日子，我不得不從小學裏退學，天天提個破竹籃到垃圾堆上去撿煤核，我的母親不得不帶着我的兩個妹妹出去討飯。每當我被國民黨警察奪了筐子挨了打回家的時候，我母親就總是抱住我痛哭，而我，每當在陰雨天望着我的母親帶着兩個小妹妹拖泥帶水出門去的時候，我也是忍不住的直流淚呵。但是，現在呢，我的家庭住在我原來工作過的那個工廠裏，房子漂漂亮亮的，兩個小妹妹也都上了工人子弟學校。前些時我母親來信告訴我，她害病的時候，廠長還派了自己的小汽車送她去看病。每當想到這裏，我就覺得喉頭裏好像塞了個什麼東西，嚥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也想到自己，如今我是機器的主人，而且就要當那世界上第一流的機器的主人了，越是這樣想，我就越感到緊張，越緊張，我對交給我的工作就好像越有把握。一連幾夜，我都是到天快亮的時候，才精疲力盡地倒在床上，可是我心裏却又香又甜。

『我就一直懷着這樣緊張的心情開始工作了。每一個間隙，我都是測了又測，才

開始對機件加工。我最後測好的間隙和加工後的機件，吉達連科專家都要再檢查一次。每一次當我從他臉上看到滿意的微笑時，我心裏就好像得到了許多說不出來的安慰和鼓勵。同志！到這時我才知道，連人的微笑原來也都能成爲一種力量的。

『就在一號汽輪機的安裝最後要完成的那一天，早起我去上班，忽然覺得那麼難受，渾身沒勁，頭暈眼花。我哪有時間多管這些呵。我抑制住自己，強打精神走進廠房。可是不行，正做着工作，忽然一陣頭疼，只覺眼前亂爆金花，如果不是我趕快扶住了汽輪機座子，我想一定會立刻摔倒。』

『吉達連科專家大概發覺了。他走到我跟前問：「有病了吧，怎麼臉色都蒼白了？」』

『「沒有，」我勉強支持住自己說。』

『「不行，趕快休息去！」他簡直在命令我了。』

『我可急了。我猛地把腰桿兒一挺，大聲說：「不，你看，我怎麼會有病！」』

『說着我就裝出一副滿有精神的樣子，轉到汽輪機的另一面去工作了。你想，這麼重要的工作交給我做，頭一回，眼看要完成，別的同志又不熟悉，怎麼，停止工作嗎？工程那麼緊張，再不然還讓老專家自己來動手嗎？他正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够做出